

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研究进展

丁瑞欣,李明霞,张晓君,赵鑫月,雷晶

摘要: 对网络伦理的概念、评估工具、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进行综述,以期为护理专业学生提高网络伦理意识,引导其规范、文明使用网络和构建良善有序的网络环境提供参考。

关键词: 护理专业学生; 网络伦理; 伦理失范; 网络伦理意识; 专业精神; 不文明行为; 网络欺凌;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 R47;D648.3 **DOI:** 10.3870/j.issn.1001-4152.2024.06.126

Nursing students' unethical conduct related to internet use: a literature review

Ding Ruixin, Li Mingxia, Zhang Xiaojun, Zhao Xinyue, Lei Jing. School of Nurs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 This review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oncept and assessment tools of internet ethic,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unethical conduct related to internet use among nursing students. The review aims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internet ethic among nursing students, guide them in proper and civilized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ositive and orderly online environment.

Key words: nursing students; internet ethics; unethical conduct; awareness of internet ethical; professionalism; incivility; cyberbullying; literature review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线上护理教学不断普及,网络平台为护理专业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和获取知识开拓了新的途径,在护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虽然网络为护理教学和临床护理工作提供了便利,但网络社会呈现出高度的虚拟性和开放性,频繁使用和访问网络空间会增加学生不道德使用网络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一系列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产生^[1-2]。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会违背护理职业的尊重原则、保密原则和有利原则,对护理专业形象造成损害,降低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而护理专业学生是护理事业的后备力量,应具备足够的网络伦理知识来减少网络伦理失范行为。本文对网络伦理的概念、评估工具、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进行综述,旨在提升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意识,引导其规范、文明使用网络。

1 网络伦理失范概念

网络伦理(Internet ethics)是由计算机伦理发展而来的。最先由 Norbert Wiener 于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计算机领域存在潜在的伦理问题^[3],但未引起广泛共鸣。直到 1985 年, Moor^[4] 提出计算机伦理是对计算机技术的性质和社会影响的分析,以及制定与此类技术相应的伦理政策和规则,该观点成为计算机伦理兴起的重要标志。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得到迅速发展,网络伦理问题日益显现,因而探索与网络活动相关的网络伦理失范研究随之增加。“失

范”指因缺乏统一、明确的道德规范而使得社会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进而, Yang^[5] 认为网络伦理失范是指现实生活中的伦理规范和约定在网络环境中不能控制和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在网络中做出的偏离道德的行为。研究认为,网络伦理失范包括网络伦理认知、网络伦理情感、网络伦理行为等方面的失范^[6]。目前,网络伦理失范的概念并不统一,本文中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是指护理专业学生在网络空间中失去伦理规范的约束和自身内部的自律,使其言行偏离了网络伦理准则的要求,从而出现的非理性、非专业行为。

2 网络伦理失范评估工具

2.1 学术网络不文明行为评估问卷 (Academic Cyberincivilit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ACAQ) 为了评估医疗专业学生的网络文明知识,以及他们对网络文明相关行为的体验和认知, De Gagne 等^[7] 开发了 ACAQ。共 75 个条目,包含 4 个部分,分别为人口学资料和网络的使用(16 条)、网络文明的知识(15 条)、网络不文明的经历和看法(28 条)以及网络文明教育纳入跨专业教育课程的益处(16 条)。分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85~0.95。韩国学者 Hong 等^[8] 将 ACAQ 翻译为韩文版,以适用于护理专业学生。但考虑到韩国护理专业学生对跨专业教育缺乏了解,未纳入原问卷的第 4 个部分。韩文版 ACAQ 中所有条目的内容效度均大于 0.81,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为 0.96。但韩文版条目内容均与护理专业网络伦理情境相关性不大,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添加有关护理专业网络伦理情境的内容,提高测量的准确性。

2.2 工作场所网络欺凌量表 (Workplace Cyberbullying Scale, WCS) 为研究不同工作场所中网络欺凌的影

作者单位: 山东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5)

丁瑞欣: 女, 硕士在读, 学生, 1340727555@qq.com

通信作者: 李明霞, limx01@126.com

科研项目: 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2022-XXDY-20);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2CSZJ35); 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项目(XJJG2021012)

收稿: 2023-05-09; 修回: 2023-07-17

响因素,英国学者 Farley 等^[9]在 2016 年开发了职场网络欺凌测量工具。共 17 个条目,其中 10 个条目与工作场所网络欺凌相关,7 个条目与个人网络欺凌有关。各条目使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范围从“从不”(1 分)到“每天”(5 分)。得分越高,表明遭受工作场所网络欺凌的次数越多,总表 Cronbach's α 值为 0.93。Park 等^[10]在 2017 年将该量表翻译成韩文版,并选取 247 名韩国护理人员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量表维度简明,概括性强,未来也可应用该量表评估护理专业学生在医院实习过程中遭受网络欺凌的具体情况。

2.3 不道德网络使用行为量表 (Unethical Computer Use Behavior Scale, UCUBS) 该量表是由 Namlu 等^[11]于 2007 年基于美国计算机协会制定的“十条戒律”和 Mason 提出的信息时代四个伦理问题编制而成,旨在对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定量测量。UCUBS 包括知识产权、社会影响、安全、质量、网络完整性和信息完整性 5 个维度,共 66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完全不合适、不合适、中立、合适、非常合适,分别赋 1~5 分),总分越高表明不道德网络使用行为发生可能性越大,网络伦理意识水平越低。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UCUBS 是目前较为典型的网络伦理测量工具,但该量表仅在土耳其 1 所大学进行验证,且专门针对大学生群体而开发,对于能否准确测量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行为需要深入研究。

3 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研究对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认知水平和失范行为表现进行了探讨。Kim 等^[12]对韩国 2 所护理大学的 291 名具有 6 个月以上临床经验的护理专业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护理专业学生的网络伦理意识水平处于中上等,且与临床实践相关的网络欺凌是影响网络伦理行为的显著因素。此外, Purim 等^[13]对巴西 179 名医学生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学生在社交网络上违背了网络伦理及专业伦理规范,与 Nyangeni 等^[14]研究结果相似,护理专业学生负责任使用网络的意识不足,存在个人生活和职业道德之间界限模糊的现象。一项针对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调查显示,其失范行为主要表现为泄露患者隐私、对老师或同学实施网络语言暴力、发布性暗示照片等,且学生对网上医疗服务者的职业行为标准不了解^[15],然而尚缺乏针对失范行为的预警模型及有效的干预措施。国内有关网络伦理失范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整个大学生群体,针对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研究较少,尚处于萌芽阶段。研究显示,大学生群体对突发公共卫生网络谣言事件的辨别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可能会影响其网络行为^[16]。Zhu 等^[17]对湖北中医药大学 654 名护理专业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护理专业学生在利用网络媒体时,存在对患者、老师和同学的不当评论和随意接受患者的“好友请求”的行为,且少数学生不认同这些行

为应受到网络伦理和法律的限制,将对护理专业形象造成损害。一项针对延边大学护理学院 100 名学生的调查显示,护理专业学生存在对网络伦理概念不熟悉、网络道德行为弱化、自我约束力较差的问题^[18]。国内外研究结果均显示,迫切需要加强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教育,提高其网络伦理意识水平,进而减少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

4 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影响因素

4.1 人口学因素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和上网时长等因素。Abou Naaj 等^[19]调查显示,在参与者男女比例接近 1:1 的前提下,女生的网络伦理判断和行为比男生更符合伦理规范;而另两项对护理专业学生的调查显示,性别在网络伦理行为方面无显著差异^[20-21],可能与这几项调查纳入的男女比例差别大有关,未来的研究需要增加男生参与者的数量。年龄与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率成反比^[22],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生活、社会、情感经验会不断积累,逻辑推理能力也会不断提高,学生会更容易接受护理伦理和网络伦理准则。Smith 等^[22]研究表明,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不道德行为与网络使用时间有显著关系,长时间进行网络社交,会增加网络欺凌或泄露患者隐私等失范行为的可能性。

4.2 护理专业精神 护理专业精神是护士从业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反映,表现为坚守伦理原则、维护患者正当权益和团结协作的精神。Park 等^[23]研究表明,护理专业精神与对患者隐私的保护呈显著正相关,拥有良好护理专业精神会提高对患者信息保护的感知力,一定程度上减少网络伦理失范的发生。此外,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态度是行为意向的决定因素^[24],自愿选择护理专业并热爱自己职业的学生会更好的领悟护理人员应具备的专业精神,内化并养成良好的专业态度,遵守网络伦理规范^[25]。在学校的学习过程中加强对学生专业精神的培养,形成正确的专业态度,是减少未来实习或工作过程中网络伦理问题发生的重要途径。

4.3 人格特征 人格特征会影响现实生活中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网络世界中也是如此。研究表明,亲和性、尽责性和开放性分数高的大学生不容易出现网络伦理失范行为,而具有低亲和性、低尽责性和低开放性人格的学生产生网络伦理问题的可能性较高^[26-27]。黑暗人格与网络伦理失范呈正相关,尤其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与网络伦理失范间的相关较强,表明高黑暗人格的个体更有可能产生网络伦理失范^[28]。Melchers 等^[29]研究表明,低同情心与网络不道德使用呈正相关,缺乏同情心的护理专业学生更容易忽视患者的感受^[30],产生更多的网络伦理失范行为。因此,护理院校可根据人格特征不同,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指导。

4.4 教育和监督 研究表明,网络伦理教育会对护理专业学生的网络使用产生积极影响,将网络伦理纳入护理专业学生的教学课程,可以改善网络学习环

境,从而提高学生的伦理认知^[31]。伦理教育与伦理判断和行为意图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32],参加过伦理培训的学生,对患者的隐私保护意识更高,而护理专业学生进入临床实习前没有进行正式的网络伦理教育时,则极有可能出现网络伦理失范行为^[33]。谷建国^[34]研究显示,在教育控制机制方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兴趣越高、网络知识储备越丰富的大学生,出现网络失范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同时,De Gagne等^[33]对美国护理院校的网络伦理政策或指导方针的研究发现,大约2/3的护理学校没有制定针对学生社交媒体、网络课堂和电子邮件通信中行为的规章制度,不利于规范护理专业学生的网络伦理行为。

4.5 临床网络伦理氛围 目前,临床护士广泛使用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社交软件来分享工作经验,并会通过网络进行科研工作,但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伦理失范行为^[35],不利于形成积极的网络伦理氛围。临床网络伦理氛围会影响护理专业学生的网络伦理认知,使其无法分辨网络伦理失范行为。临床管理者对网络伦理问题的管理不足、缺乏对医护人员网络行为的监管等都会导致消极的网络伦理氛围,使护理专业学生在见习或实习过程中容易出现网络伦理失范行为。

5 减少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对策

5.1 提高责任意识,培养专业精神 规范护理专业学生的网络行为需要增强其专业责任意识和网络伦理责任意识。关于护理专业责任意识方面,高校以及医院可以通过向护理专业学生讲述医护人员抗疫精神和先锋模范事迹增强其职业认同感、责任感^[36]。关于网络伦理意识方面,李将^[37]提出,培养大学生的“慎独”精神,促进大学生认同自身的伦理责任以减少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产生。在匿名化的网络空间中,护理专业学生应注重自身“慎独”精神的培养,自觉将网络伦理要求、道德规范的内化于心,提升对患者乃至社会的责任意识。

5.2 开展网络伦理教育,树立网络伦理观念 针对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出现,国内外学者均提出开展网络伦理课程、加强思政教育的建议。美国学者 Lester等^[38]将案例分析和协商对话相结合的方式应用到大学生计算机课程的学习中,并针对网络伦理问题进行探讨,学生表示通过参与伦理决策过程,获得了网络伦理理论知识,且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因此,基于我国的教育现状,通过分析违背网络伦理的经典案例或各种网络不道德行为现象,对网络伦理教育的模式和途径进行探索研究,有利于帮助护理专业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观。

5.3 制定学校网络伦理规范,加强网络行为监督 学校可以制定大学生使用网络时需遵守的规章制度来提高学生网络伦理意识,规范网络行为。马歇尔大学制定的《护理学院电子/社交媒体使用指南》指出,不当使用社交媒体会受到纪律处分,包括但不限于批评教育、停课反思和开除学籍^[39]。此外,Spector^[40]指出,教育

工作者需要明确在网络社会中可能出现的网络伦理失范行为,做好学生网络失范行为的预防和监督。建议将护理专业学生网络行为监督融入师资培训当中,并将监督工作作为师资考核的一部分。但目前我国针对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行为的规章制度和有效的监督策略相对不足,可在借鉴国外指南和制度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我国护理专业学生的制度规范。

5.4 提供网络伦理支持,构建网络伦理氛围 护理人员处于积极的网络伦理氛围中有利于自觉遵守网络伦理规范,并为护理专业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国外医院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专门的拍摄设备,关于设备及拍摄资料的使用均有明确的规定,可防止医护人员滥用私人设备留取患者信息,减少了在网络上发布患者信息的可能性,该措施可供我国参考借鉴。Wang等^[35]认为,为了保护患者隐私,规范护士的网络使用行为,医院或监管机构迫切需要一个全面的指南,以促进医院网络伦理文化的建设。另外,在选拔临床带教老师时,也应充分考虑其网络伦理行为。医院管理者可以通过设备、制度和人员规范促进良好的医院网络伦理氛围形成。

6 小结

由于网络空间的隐匿性和医疗环境的复杂性需要护理专业学生对网络伦理有较高认知和理解。目前,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护理专业精神、人格特征,缺乏教育和监督以及受临床网络伦理氛围的影响,因此,学校教育者和临床护理人员需要共同努力来规范护理专业学生的网络伦理行为。我国关于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行为的研究还较少,未来的研究还需要汉化或开发针对我国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行为的评估工具,建立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实施定量研究探索和验证更多有效措施避免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产生。

参考文献:

- [1] Clark C M, Luparell S. Cyber-incivility, cyber-bullying, and other forms of online aggression: a call to action for nurse educators [J]. Nurse Educ Today, 2020, 85: 104310.
- [2] 陈文华. 责任伦理视域下大学生网络伦理的现状、成因及纠偏策略[J]. 中国成人教育, 2022(8): 37-41.
- [3] O'Connor E F. It takes a polymath: Norbert Wiener's influence on the early internet [C]//IEEE. IEEE Conference on Norbert Wiener in the 21st Century (21CW). Boston: IEEE Conference on Norbert Wiener in the 21st Century (21CW), 2014.
- [4] Moor J H. What is computer ethics? [J]. Metaphilosophy, 1985, 16(4): 266-275.
- [5] Yang S. Research on the moral problems of adolescents' network anomie in China [C]//ICHESS. 2022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ICHESS 2022). Chongqing, China: Atlantis Press, 2022.
- [6] 张帅. 美好生活视域下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治理研究 [D]. 西安: 西安理工大学, 2022.
- [7] De Gagne J C, Conklin J L, Yamane S S, et al. Educa-

- ting future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bout cybercivility: needs assessment study[J]. Nurse Educ, 2018, 43(5): 256-261.
- [8] Hong M, De Gagne J C, Shin H, et al. The Korean version of the Academic Cyberincivilit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for Nursing Students in South Korea: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study[J]. J Med Internet Res, 2020, 22(5):e15668.
- [9] Farley S, Coyne I, Axtell C, et al. Design,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workplace cyberbullying measure, the WCM[J]. Work Stress, 2016, 30(4):293-317.
- [10] Park M, Choi J S. Effects of workplace cyberbullying on nurses' symptom experien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J]. J Nurs Manag, 2019, 27(6):1108-1115.
- [11] Namlu A G, Odabasi H F. Unethical Computer Using Behavior Scale: a study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n Turkish university students[J]. Comput Educ, 2007, 48(2):205-215.
- [12] Kim K Y, Choi J S. Cyberbullying, student nurses' ethical awarenes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J]. Nurs Ethics, 2021, 28(7-8):1258-1268.
- [13] Purim K, Andrade F A, Lehmkuhl F, et al. Medical advertising in social networks: awareness and medical school education [J]. Rev Col Bras Cir, 2022, 49: e20223386.
- [14] Nyangeni T, Du Rand S, Van Rooyen D. Perceptions of nursing students regarding responsibl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the Eastern Cape[J]. Curationis, 2015, 38(2): 1496.
- [15] De Gagne J C, Hall K, Conklin J L, et al. Uncovering cyberincivility among nurses and nursing students on Twitter: a data mining study[J]. Int J Nurs Stud, 2019, 89:24-31.
- [16] 胡嘉敏,李红林,杨祎玲,等.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调查[J]. 护理学杂志, 2022, 37(8): 65-68, 93.
- [17] Zhu X, Hu H, Xiong Z, et al. Uti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toward social media among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J]. Nurs Ethics, 2021, 28(2):297-310.
- [18] 苏红,郝金莹. 延边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网络道德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 科技信息, 2013(17):489.
- [19] Abou Naaj M, Nachouki M. Evaluating students' cyber ethics awareness in a gender-segregated environ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J]. TEM Journal, 2021, 10(3):1248.
- [20] Kim B H, An G J. Attitudes toward privacy in social network and moral development of nursing students[J]. Aata Pau Enferm, 2017, 30(2):197-203.
- [21] Oducado R M F, Sales M R, Magarzo A J P, et al.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 on using social media responsibly: toward social media literacy in nursing education[J]. Belitung Nurs J, 2019, 5(3):116-122.
- [22] Smith G C, Knudson T K. Student nurses' unethical behavior, social media, and year of birth[J]. Nurs Ethics, 2016, 23(8):910-918.
- [23] Park H K, Jeong Y W. Impact of nursing professionalism on perception of 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in nursing students: mediating effect of nursing informatics competency[J]. Healthcare, 2021, 9(10):1364.
- [24]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 Behav Hum Dec, 1991, 50(2):179-211.
- [25] 胡娟,杨敏. 护理专业学生伦理敏感性的研究进展[J]. 护理学杂志, 2023, 38(5):117-120.
- [26] 苑广哲. 大学生大五人格和网络欺凌行为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7.
- [27] Wang Y Y, Wang Y S, Wang Y M. What drives students' Internet ethical behaviour: an integrated model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personality, and Internet ethics education[J]. Behav Inform Technol, 2022, 41(3):588-610.
- [28] 王博晨,金灿灿,赵宝宝,等. 中学生黑暗人格同伴关系和网络欺凌的关系[J]. 中国学校卫生, 2020, 41(2):243-246.
- [29] Melchers M, Li M, Chen Y, et al. Low empathy is associated with problematic use of the Interne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Germany[J]. Asian J Psychiatr, 2015, 17:56-60.
- [30] Gutiérrez-Puertas L, Márquez-Hernández V V, Gutiérrez-Puertas V, et 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mpathy, and stress perceived by nursing students who use social networks[J]. J Adv Nurs, 2020, 76(10):2610-2617.
- [31] De Gagne J C, Yamane S S, Conklin J L. Evidence-based strategies to create a culture of cybercivility in 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J]. Nurse Educ Today, 2016, 45: 138-141.
- [32] Shapiro J P, Stefkovich J A. Ethical leadership and decision making in education: apply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o complex dilemma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32-37.
- [33] De Gagne J C, Yamane S S, Conklin J L, et al. Social media use and cybercivility guidelines in U. S. nursing schools: a review of websites[J]. J Prof Nurs, 2018, 34(1):35-41.
- [34] 谷建国. 网络控制机制的运行状况及其对大学生网络失范行为的影响[J]. 理论与改革, 2014(5):177-180.
- [35] Wang Z, Wang S, Zhang Y, et al. Social media usage and online professionalism among registered nurse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J]. Int J Nurs Stud, 2019, 98:19-26.
- [36] 张平,向薇,武文佳,等. 抗疫精神思政工作坊对高职护生职业认同、职业自我效能及应急态度的影响[J]. 护理学报, 2023, 30(1):28-32.
- [37] 李将. “慎独”视野下大学生网络伦理教育探讨[J].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22, 35(4):109-112, 141.
- [38] Lester L J Y, Dalat-Ward Y. Teaching professionalism and ethics in IT by deliberative dialogue[J]. Inf Syst Educ J, 2019, 17(1):4-17.
- [39] Westrick S J. Nursing students' use of electronic and social media: law, ethics, and e-professionalism[J]. Nurs Educ Perspect, 2016, 37(1):16-22.
- [40] Spector N. Boundary violations via the Internet[J]. Texas Board Nurs Bulletin, 2010, 41(3):6.

(本文编辑 赵梅珍)